

介入當代社會的大學博物館群：  
公眾教育的一個替代性發展方案

University Museums that Engage the Public: An Alternative Project for  
Public Education

黃旭<sup>1</sup>  
Hsu Huang

---

<sup>1</sup>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 摘要

著重博物館研究功能的人總喜歡將博物館的起源推到希臘的繆思殿堂，在那裡物件的收藏和研究匯集、博物館和大學的雛型合一，但這種原型的說法經常帶著一點鄉愁的氣味，因此說明了博物館之後扮演的角色變化紛歧。本文旨在透過博物館不同社會角色的回顧，企圖從大學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和物件意義的角度，提出大學博物館群未來發展的方向。首先本文回顧有關博物館社會角色的研究，說明博物館與社會之間沒有本質性的關係。其次從歷史的視野，我將介紹科學性的博物館與大學的教育對象，它們在歷史上的一次分道揚鑣，博物館服務的對象和性質起了變化，它不再是尖端科學研究的主要資源。接下來本文將討論博物館物件的多義性質，並且說明，它們將博物館與大學教育再次聯繫起來的潛力。文末，本文認為建立在多義物件上的開放性博物館過程，是一種博物館進行公眾教育的替代性方案，大學博物館應該整合學校師生及社會不同團體，成爲一個介入當代社會的教育性機構。

## Abstract

Scholars whose belief that museums should exist primarily as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ten point to the temple of Muses in ancient Greece, where the activities of collecting objects and academic research converged, to substantiate the early models of university and museum. This perspective seems overly nostalgic, given the fact that contemporary museums have deviated considerably from their ancient counterparts. In this paper, the museums' changing social ro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with their collection of objects, is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focus for future university museums. In the begin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studies on the social roles of modern museums and holds a view that there is no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s and societ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in Britain. This change could be regarded as a shif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has resulted in the decline of the museums' function as a resource for cutting-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Yet, becaus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and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museum's collection of objects, the potential exists for the two institutions to join forces again by way of the solution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Finally,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proposed solutions as a series of carefully 'opened museum processes' that requires academic and public collaboration to transform the university museum into a socially engaging public educational facility.

## 壹、博物館與大學的鄉愁？

著重博物館研究功能的人總喜歡將博物館的起源推到希臘的繆思殿堂。歷史學者 Edward P. Alexander 在他的著作 *Museum in Motion* 裡曾認為博物館的雛形興起於西元前三世紀，希臘人在亞歷山卓城(Alexandria)建立的第一個博物館，這個館裡面有人物雕像、天文和醫學用具、大象的軀體、獸皮、動物園和植物園，更重要的，還有很多由國家供養的著名學者在裡面生活和作研究。Alexander 認為，這座獻給 Muses 女神的殿堂更像一所大學，當時柏拉圖已經建立一個被認為是大學先驅的研究院(Academy)，對於那些強調博物館研究功能的人來說，回溯博物館的起源到亞歷山卓城，因此也帶了一點鄉愁的氣味。

鄉愁意味著對逝去的事物的一種想望，結合大學研究功能的博物館歷經了很多改變。博物館是一種社會產物，雖然博物館的觀念可以一直溯及古希臘時代，但出現在十八世紀末之後的現代博物館(modern museum)，它在社會中的角色和被賦予的責任與希臘的殿堂有所不同，也受到了很多的質疑。現代博物館的社會角色被認為與歐洲極有關係，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是一個分割點，透過法國大革命，原本屬於皇室、教會、和貴族的收藏品，變成國家的財產，並且提供全法國人民觀賞。之前歐洲大航海大發現時代所採集掠奪的物件，現在被收集在博物館裡，原本只作為一種私人品味的空間，現在轉變成提供大眾觀賞的現代博物館。當時的社會精英相信，藉著博物館裡的藝術品和文物的展示，工人們會懂得深思欣賞其中的意義，而非在酒館裡聚集鬧事，博物館的社會角色因此是一種關於道德教化(moralising)和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的社會改革(social reform)計畫(Bennett, 1995; Janes and Conaty, 2005; Cameron, 2007)。Cameron 甚至認為，當代的博物館的工作，一直到現在，仍不脫教化和改革的性質；透過道德教化的意識形態，非主流和偏離的觀點被排除在展示之外，現代博物館在本質上就是在生產符合社會規範的公民<sup>2</sup>(Cameron, 2007: 337)。

博物館所表現的現代性特徵之一，如同博物館學家 Hooper-Greenhill 指出，展示的目的從前一階段為了慶祝和裝飾，轉變成教育為目的。在現代博物館裡，博物館教育指的是將物件依照各學科分類的標準陳列出來，並且將觀眾塑造成一個符合

---

<sup>2</sup> Cameron 延續 Bennett 有關博物館社會角色的分析，透過一份研究計畫的詮釋，認為當代博物館的社會角色與目的仍是一個「道德保護者」(moral protector)，博物館設定道德標準、提供道德確定性、提供教育課程保護支配性的道德免受暴力破壞、並且根據特定道德角度研究相關主題以避免道德惶恐。Cameron 認為，當前博物館仍符合 Bennett 對 19 世紀博物館的分析，博物館是一種道德的改革計劃，常掌握在政府手裡，主要目標是生產具道德感和負責任的公民，雖然現在的口號已經從改革(reform)和讓社會更好(the betterment of society)換成'social change'和'social responsibility'，有關博物館藉由生產道德和負責任的公民以改進社會的想法仍然一樣(Cameron, 2007: 335-7)。

社會規範的態度、價值和行爲(Hooper-Greenhill, 2007: 369-70)。博物館觀眾被當作 *general public*，一群 *mass*，鐵板一塊，但被認為都可以透過物件正確的排列進行學習。

透過物件的組織排列，博物館的展示可以被當作一種訊息傳遞的系統。很多學者對於現代博物館所傳遞的訊息，或說它的表意系統(*signification*)，作了相當多的分析。這些研究有的認為現代博物館常反映「進步」的價值觀(例如 Kevin Walsh 對倫敦博物館的分析，1992；Annie Coombes 對 Pitt Rivers Museum 的觀察，1988)、強化了商品的意識形態(例如 Sharon Macdonald 對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分析，1998)、或塑造國族的歷史(例如 Carol Duncan 和 Alan Wallach 對羅浮宮展覽的研究，1980)等等。博物館的展示被認為有一種表義作用，生產或支持著各式各樣的有關世界的看法。透過這些學者的分析，現代博物館被認為常站在有權力者的一方，從有權力者的角度再生產敘述和價值以符合既有的利益。Tony Bennett 曾於 1988 年對英國 Beamish 戶外博物館作出分析，他認為這個博物館的地景為一種布爾喬亞意識形態下的凝視<sup>3</sup>，透過這種凝視而將布爾喬亞的權力給中性化了(Bennett, 1988: 68-9)。Bennett 對戶外博物館的分析提醒我們，博物館的表徵是否有系統的說了什麼？而排除了什麼？

這些對現代博物館的批判常借用馬克思或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博物館展示如同是一種大眾媒介，是一種生產意識形態或神話的基地，以維持既有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權力關係。在這個視角之下，雖然經常缺少經驗性證據顯示觀眾的反應，博物館還是擺脫不了十九世紀以來的形象，無法從保守的政治意義中逃脫。為了努力掙脫這個形象，新的博物館專業者，藉由歷史研究，常要強調博物館多樣的面貌、或新博物館與過去有著一種根本的不同。例如 Witcomb 的研究認為，博物館的社會功能不應該只從權力關係來看，除了從意識形態的生產和社會教化的角度來看博物館的社會角色，博物館還是一個享樂的空間、也是個具經濟利益的空間，它在歷史中的角色具有多樣的面貌(Witcomb, 2003: 17)。Janes and Conaty 也認為，當今博物館非常的多樣及複雜，已不再像過去是一個服務主流社會的廟堂，社會中的邊緣弱勢、或有關社區的議題都已經成為一些博物館自我定位的服務目標(Janes and Conaty, 2005)。對這些想將博物館從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的污名中拯救出來的學者而言，博物館並不是命定的屈從在不同團體的不平等權力關係裡，各個博物館的功能和經營方式都不同，它發揮的社會角色也有相當多的可能性。

---

<sup>3</sup> Beamish Museum 將不同年代的房子拼奏在一起，顯示從農村進入工業社會的時刻，布爾喬亞和工人階級、農村和工業化地景，和樂共處的景象。

從古希臘時代一個學者沉思、研究、討論的基地，到強調大眾教育而行社會教化的現代博物館，這之間已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雖然同樣都是學者和物件標本的聚集地，兩者的社會角色顯然已大大不同。但如同 Witcomb 所認為的，博物館在歷史中也許有多樣的面貌，而從現代博物館的歷史來看，大學和博物館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 貳、大學與現代博物館

雖然古希臘的謬斯殿堂最常被當作是博物館的起源，但它所在的亞歷山卓城，也同時是當今圖書館和大學追究源起時一個重要的地方。位在這座城裡的博物館甚至被學者認為是屬於當時圖書館(Library of Alexandria)轄下的一個分支，和圖書館共同構成一個學者和貴族討論、研究、授課的學術型機構(Solinger, 1990: 1-2)。西元約十三世紀開始，當今意義的大學，一種指涉老師和學生共同構成的新聯合體開始出現在歐洲，十七世紀末歐洲巴塞爾(Basel)大學設立了第一座大學博物館，隨後不久，英國牛津大學設立了著名的 Ashmolean Museum(Alexander, 1979；Solinger, 1990)。

以英國為例，多位科學史學家在研究中提到，博物館在十九世紀末葉之前一直與大學有著親密的關係(Forgan, 1994: 142-3; Golinski, 1998: 97)，博物館與大學建築鄰接在一起的情形非常普遍，甚至可說是大學環繞著博物館發展，共同形成一個都市中的學術活動區域，比較著名的例子如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和 British Museum，Oxford University 和 Ashmolean Museum，Edinburgh Old College 和 Royal Museum of Scotland 等等。有些博物館甚至藉由天橋和通道將大學和博物館的動線連在一起，以方便老師和學生使用博物館。當時大學博物館的設立，不僅提供學校使用，並且開始有限度的提供公眾參觀，博物館服務的對象於是開始出現兩個類別——一種是大學的學生和老師；另一種是一般觀眾。從空間設計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時期的幾棟博物館建築，可以發現博物館經常以不同的入口、或利用博物館內部空間的分化，將這兩種觀眾的活動區隔開，這可進一步從 Thomas Huxley 為曼徹斯特設計的博物館草圖、倫敦自然史博物館早期的草圖等解讀出來<sup>4</sup>。

根據 Sophie Forgan 的研究，這種分化的空間設計到二十世紀初就幾乎已經不存在，它們不是被關閉改建、就是僅止於設計上的圖面作業。為什麼學生和老師這個

---

<sup>4</sup> Huxley 的草圖顯示，博物館裡的展示長廊，被分成兩種人使用的空間。專家和學生使用比較狹窄的博物館研究人員空間(Curator's division)，一般大眾使用比較寬闊的公共空間(public division)，這兩個空間隔著相同的展示櫃，觀眾被分成兩種不同角色進行參觀，以便不會互相打擾(Yanni, 1999)。另外由建築師 Alfred Waterhouse 設計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早期草圖，也顯示博物館的入口、及它的空間組織，事實上是考慮兩種不同的使用者的結果(Huang, 2008)。

觀眾類別不再值得特別設計一個空間或入口呢？Forgan 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這些科學性的博物館不再作為大學生學習的重要場所了。博物館標本對科學知識的意義開始轉變，它們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失去知識的重心這個角色，獲得知識的途徑開始改變，以標本比較研究為主的 *museological approaches*，在十九世紀末葉轉變成以實驗為主的 *laboratory-based approaches*，博物館展示的標本不再被認為能夠傳授尖端的科學知識，因為尖端的知識不再被認為可以透過可見的物件表面獲得，而必須通過試驗(Forgan, 1994; Pickstone, 2000)。逐漸的，標本和展示品撤出研究的重心，學生並不一定需要透過展場的標本獲得所需知識，大學或博物館裡的試驗室裡強調的是另一種操作模式和訓練，學生無法從展示場裡學得先進的科學知識，博物館於是分成前舞台的展示、和後舞台進行的研究，而各自有不同的規則和實踐。

知識途徑的不同所導致的前舞台和後舞台的斷裂，對當代科學性博物館的從業者而言，應該不是陌生的經驗。標本對於科學研究人員的重要性逐漸降低，以型態學為基礎建立的分類學被認為是十九世紀古老的學問：應用分析的方法比較標本的元素，再納入分類系統得到一個名稱已不足以當作是完整的認識；在這種分析的方法之上，必須再將研究對象的各個部分綜合關聯起來，並且利用實驗控制它們以創造新現象才算是尖端的科學知識。博物館的收藏品配合專業人員的演講曾經是博物館進行社會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對十九世紀末期以後強調研究的大學與專業人員來講，它們已不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源，知識途徑的改變讓展示場中的標本逐漸失去主流研究中的地位。博物館的展示場，對 Forgan 來講，它的社會角色因此變成改善道德的工具(Forgan, 1994:155)；對 Yanni 而言，則變成一個像是市場的娛樂空間(Yanni, 1999)，博物館展示逐漸失去和研究工作的緊密直接連接，而自成一格的發展自己的規則和工作方法。

由於科學知識生產途徑的改變，大學和博物館的關係也隨之產生變化，它們從互相依賴的共生關係，轉變為主要服務對象分化的兩種教育機構。今日在英國的某些大學校園內仍存在著數個大小不一的博物館，如果聯合起來看，或也可稱為博物館群，但這些博物館的利用率往往不高，它們變成大學系所的標本儲藏空間、或裝飾門面的紀念館。另一方面，校園外新蓋的博物館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大，但它們與大學的關係已不復以往，轉而強調在觀光或產業或社區發展中的重要性 – 例如倫敦數個博物館在都市中的空間意義，已從與大學緊密結合的科學活動地區，轉變為吸引遊客的觀光地區<sup>5</sup>。支持著大學與博物館合一的科學知識生產制度已經改變，博物館在校園、在都市中的空間組織與角色也已經遭到轉化。如果當今的大學嘗試再

---

<sup>5</sup> 例如 1998 年倫敦南岸文化中心計畫所串聯起來的泰晤士河兩岸的博物館觀光迴路，呈顯的是博物館在都市空間中的觀光性角色。參見黃旭 1999:「博物館與城市 – 結構化的倫敦觀光之旅」

度建立博物館群、如果期望大學校園中的博物館和校園的教育工作有一定程度的連繫，有什麼方法或策略，可以避免大學研究工作與博物館展示之間的脫落、讓包含收藏品的博物館資源再度吸引老師及學生，成為大學研究工作重要的一環？這個工作並不簡單，但也許我們可以再回頭從博物館收藏品的意義談起。

## 參、多義的物件

雖然博物館收藏品對科學研究的意義已經遭到弱化，但有些博物館學者仍將收藏品當作大學教育重要一環，試圖重建博物館在大學中的地位<sup>6</sup>。我們於是將問題再往前推進一步：博物館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資源、這些資源又可以導向什麼樣的知識，以讓大學生和老師在裡面研究學習呢？舊有的型態學知識系統可能不足以成為博物館教育的目標，它可以服務的對象，在目前的科學知識生產制度中應屬於少數，更何況博物館可利用的物件資源也令人懷疑是否可能完成一個十九世紀夢想的百科全書式的收藏與展覽。但作為博物館一項重要資源，物件的意義真的只能作為一種理論的佐証嗎？它可以說的話，真的只有依賴傳統分類學才有意義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我們將標本物件的意義，暫時脫離它在十九世紀自然史中的角色，也許，我們會發現，它可以說的話、可以研究的方向具有非常多的其他可能性。

在這方面，博物館學家 Hooper-Greenhill 曾對物件的意義和詮釋提出理論，她稱之為「批判性教學法」(critical pedagogy)，她的說法非常值得參考。

Hooper-Greenhill 認為，博物館文化裡有兩個互相聯繫的元素，顯現了博物館社會角色的其他可能性：一是博物館藏品是多義的，可以有不同的詮釋；二是觀眾是積極的詮釋者，用他們自己的詮釋方式、和之前的經驗與知識去理解博物館說了什麼(Hooper-Greenhill, 2006: 236)。Hooper-Greenhill 認為這是一種激進的博物館教育面向，它讓博物館有能力跳脫權力者的論述生產。她曾於之前 2000 年的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對這個想法作過清楚的介紹，在書中她以英國國家肖像藝廊的一件展示案，說明如何透過物件意義的再建構，重新反省十八世紀英國販賣黑奴的歷史。展示案主要關於一位 18 世紀著名的黑奴 Ignatius Sancho，展示的物件包含了繪畫、大鍵琴、腳鐐手銬和鞭子等，這些物件其實都與 Sancho 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在時代上都有差異，但透過展場中並置的方式，物件的原有意義被改

---

<sup>6</sup> 例如張譽騰主張：「大學博物館 ---- 透過其收藏與研究，主要用來因應大學在學術性的教學，和科學與學術性研究這兩方面的需要。」(張譽騰，1996:17)

變，轉變成一種「說明社會關係和文化實踐的歷史文件」<sup>7</sup>(Hooper-Greenhill, 2000:147)。

關於第二點：積極的詮釋者，這個想法和物件的多重意義相關、也和晚近教育學家所談的「學習理論」有關。學習理論所認為的學習(learning)，和一般所指透過既定的課程將知識傳輸(transmit)給假定是一個空容器的學生或觀眾有所不同，它反向的從接受端的學習者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博物館中觀眾的學習活動，被認為發生在觀眾詮釋他們所看到、和所經驗到的事情時；它與觀眾的前經驗和知識有關，觀眾利用它們之前已有的知識和經驗，詮釋博物館裡經驗到的東西，通過這一過程，將已知的東西聯繫上未知而完成學習活動。在這種學習的過程中，經驗被視為一種可以轉變的原始材料。學習的過程像是一場拼貼的遊戲，拾起一小片的新知識和經驗貼在原有知識的缺口上，而不是一種累積和增長事實的線性過程。學習的概念因此是一種開放的詮釋過程，鼓勵學習者在原有的理解上創造新的連結(Hooper-Greenhill, 2000; Hein, 2001)。

隨著學習理論的來臨，對人們如何在博物館裡學習的認識有所轉變。對於學習理論的擁護者來說，博物館裡的觀眾或學生應是物件與展品意義的積極參與者，博物館的教學方法並不是提供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提出問題，鼓勵觀眾對物件展品進行詮釋並且參與討論。老師的方法在於提供一個介入的環境和具爭議性的問題，和觀眾一同去探索觀念、研究物件以產生詮釋或結論。在學習理論的概念下，博物館的展示發展流程和教學方法也與以往不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先行發展一個草案，對於展示或教育計畫的主題有一個初步想法之後，再以焦點團體的工作方式進行計畫的調整，並再重新界定物件的意義，在這個過程裡，不僅物件的意義可以多向的與個體連接，它並可以擴充觀眾或參與的團體對世界的理解。這個工作非常仰賴博物館的收藏品，一個挑對的展品，配合研究人員適當引導，往往可以強化觀眾製造意義的能力，當博物館和觀眾共同合作生產有關物件的敘述，老故事的新觀點就產生了。

對物件分類與賦予意義是一種很重要的社會活動，一般說來，這個博物館過程在博物館內是屬於研究人員的責任，但如果能將讓觀眾分享這個意義製造的過程，這會讓學習變得非常有力量(Hooper-Greenhill 2006: 239)。學習理論在博物館的利用，以傳統博物館分工的角度來看，有的集中在展示領域、另外則是在教育領域，前者的特色在於與不同的團體共同發展展示計畫；後者則在與學校教師合作發展一個時間稍長、以誘導學生參與討論為主的學習課程。從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學習理

---

<sup>7</sup> 另外 Margaret Lindauer 於 2007 年的文章也曾針對 Hooper-Greenhill 的 critical pedagogy 再加闡述，並說明這個觀念如何應用在博物館展示的發展上。

論的精隨與可能的作用，事實上在於開放與分享博物館對物件及歷史的詮釋權，開放的對象可以是相關的不同文化團體、學校學生、社區、博物館展場裡的觀眾等等。學習理論著重的其實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種開放性的教育過程裡，觀眾或學生參與意義的生產，而不是傳統上消極的知識消費者，在某一種程度上，知識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線因此被抹除。傳統上收藏、研究、教育、展示博物館四種被認為不同的專業領域，在這個理論的視角之下，也可能可以互相穿透：在展示的過程裡，事實上進行著物件意義的研究；在教育活動進行中，可能創造了博物館的收藏品或展示品。在日漸盛行的本位主義逐漸成為博物館社會實踐障礙的當代，學習理論的視角也許可以整合不同專業，讓博物館成為真正跨領域的學習機構。

## 肆、公眾教育的替代方案

從以上多義物件的角度來看，大學博物館裡的收藏品其實具有非常大的教育潛力。物件除了可以當作一個既有論述的佐證，如果應用適當的方法，它們不止可以成為學校師生共同討論研究的對象，也可以讓社會的不同團體參與物件意義的建構過程。這裡的重點是：如果不要將學生與社會大眾僅僅當作消極的知識消費者、或觀光客；反過來將他們與博物館員共同放在知識與意義生產者的一端，我們對大學博物館的功能將有重新的認識。透過多義物件的允諾，傳統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等活動 – 所謂博物館過程，將開放參與的契機。大學博物館進行教育的方式，因此不只透過博物館最後呈現的結果，「開放的博物館過程」，更是一種公眾教育的最有力量的載具，可以稱它為一種公眾教育的替代方案。

大學是一個教育機構，它擁有特殊的資源，譬如學生與老師，這也是它進行替代方案時所擁有的特殊條件，大學博物館因此應該充分結合大學的資源與條件，創造一個有別於其他博物館的社會實踐，例如，在展示計畫中結合學校課程的學生工作隊進行調查、在博物館成人教育課程中和大學相關的老師和學生合作等等。大學博物館發揮的社會角色，應該還是站在教育的基礎之上，但是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博物館宣稱的教育功能，在十九世紀時對社會的影響其實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格，因此，當我們認為大學博物館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植基在多義物件的教育性工作時，我們可再進一步提出一些綱要，作為大學博物館釐定工作方向時的參考。本文認為有以下四個綱要可供參考。

### 第一、 作為大學向社會發聲的窗口

大學博物館經常被當成是展示大學學術研究成果的窗口<sup>8</sup>，但除此之外，它同時也應該就當代社會的議題提出他們的看法，或將展示教育計畫當作一個平台，提供社會不同意見對話機會。例如大學裡的醫學博物館可以舉辦有關 SARS、樂生療養院的展覽；地質館舉辦 921 地震展等等。利用大學裡原有的資源：老師、學生及收藏的物件，透過開放的博物館過程，不僅能讓物件在過程裡產生新的意義、讓學生及參與的團體獲得對議題新的了解，並且透過最後成果的展覽，當作是大學對這些議題的具體研究，呈現給社會大眾。從這個意義來講，大學博物館是大學介入社會的具體實踐。

## 第二、 作為追求社會公平的教育機構

博物館的展示向來具有大眾傳播性質，透過物件的選取、組織、文字或影像的效果向社會發出訊息。雖然物件的意義是多元而建構性的，但透過空間的規劃設計與組織等技巧，博物館的展示仍然有能力一定程度的傳遞某種特定的訊息<sup>9</sup>。物件的組織使用和詮釋，可以打開社會、歷史或文化的諸多可能性，博物館透過展示，可以影響觀眾的想法和行為，進而改變社會不平等的狀況。在這方面，英國萊斯特大學的 Richard Sendell 尤其注重博物館如何透過展示營造一個更加具有包容性 (inclusive) 的社會，他認為博物館的社會責任是替社會中的弱勢和邊緣族群發聲，透過差異和多元的博物館表徵，博物館可以營造一個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社會。

## 第三、 作為社區培力(empowerment)的載具

過去近二十年很多研究者認為博物館可以是一個社區培力的載具和論壇 (forum)，社區民眾可以透過博物館獲得技能和信心，讓他們在社區的未來上扮演一個更積極和自覺角色 (Fuller, 1992; Karp, 1992; 黃旭, 1994; Sandell, 2002, Conaty and Carter, 2005)。透過本文述及的開放的博物館過程，社區民眾一方面可以在這過程中學習及反思有關他們的歷史、文化或環境；另一方面，最後的成果也將成為他們表達自己的媒介。在這過程裡，大學所擁有的老師及學生資源將無法替代。大學博物館可以以舉辦特展的方式和不同社區合作，在展示發展過程裡，充分將相關師生和社區結合，共同發展和調查相關展示議題。包括展示故事的發展、文字的撰寫、

---

<sup>8</sup> 例如建立於 1998 年，由哈佛大學原有四個博物館，包含動物、草本植物、地質博物館及考古館整合而成的 Harvar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宣稱自己是這些館對公眾的展示窗口 (public faces of the research museums)，它的任務在於呈現博物館的收藏品和大學內科學家的研究成果。

<sup>9</sup> 例如 Richard Sendell 認為：「展示包含了空間的線索，應用了空間的策略有以有利於某種閱讀方式，雖然它不能保證所有的觀眾會有相同的反應，但它能提供觀眾一種思考的方向。」 (Sendell, 2005:186)。另外黃旭對泰德藝廊一項展覽的解讀，也表明空間位置對展覽意義可能的影響。參見黃旭，1999：「被擄掠的身體：崔西的雙人床」。

物件的選擇、展場的設計和展品的裝置等等都可以成為參與者的學習活動。在這意義上，大學博物館的展示計畫同時作為學校的教學計畫，和社區的培力計畫，它是這兩種不同計畫的「異業結盟」。

#### 第四、作為大學向外延伸的教育基地

博物館除了和社區合作，過去的經驗顯示，它們在中小學教育與開設成人教育課程上的表現，也不乏受到歡迎的例子。在與中小學的合作上，例如加拿大的 Glenbow Museum 展現了館方和學校比較平等的關係、及學習理論所可能開展的教育經驗，在這例子裡，博物館和學校合作開發教育課程，依據不同需要調整課程內容，讓博物館成為一個長時間戶外教學的最佳場地<sup>10</sup>。在成人教育方面，Hooper-Greenhill 認為北美的博物館發展的相當成功，成人觀眾的參與，不僅讓博物館藏品有機會發展一種新的關係，並且對博物館的實質收入也很有幫助 (Hooper-Greenhill, 1994: 246)。成人教育的課程除了使用物件外，也利用演講、讀書會、影片欣賞、戲劇與音樂等方式進行。大學博物館的館員和成人觀眾甚至可以合作發展展示，讓來上課的成人觀眾成為博物館過程的一部分，觀眾因此不僅參與展示的設計與製作，並且在過程裡，有可能生產了新的收藏品和社會關係。

#### 伍、結論：不同社會價值的匯集地

大學博物館所進行社會大眾教育，一般說來，大都被劃分在學術服務和學生教學之外，它經常被認為是一種有別於大學學術教育活動之外的社會服務<sup>11</sup>，在這種情形下，校園裡的博物館群和學校學術活動如有嚴重脫節，它們很容易就變成一群化外的租界空間。本文所強調的，是一種和大學資源及特質作緊密結合的博物館過程，它是公眾教育的一種替代性方案。博物館和大學教學活動的脫離，如前所述，有它在歷史上、科學知識發展上的脈絡，但透過我們對物件意義的重新認識和再理

---

<sup>10</sup> 位於加拿大 Calgary 的 Glenbow Museum 曾發展一整個禮拜的博物館教育課程，初步提案由博物館工作人員提出，課程的內容則依每一位老師和班級學生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博物館提供一個豐富的环境，包含物件、圖書館與工作坊、討論會甚至戶外田野實地勘查等，讓學生「擁有」博物館而使用它的資源來學習。據 Gallant and Kydd 研究，學生藉由例如物件的比較、討論，將他們個人過去的生活經驗和記憶，融入在這次博物館經驗裡，而對當前的世界有了新的理解。一個禮拜的課程之中，不論是學校學童、老師和家長都沉浸在深刻的遐想(reverie)之中 (Gallant and Kydd, 2005)。

<sup>11</sup> 不少學者鼓勵大學博物館從服務研究者和學生的傳統角色，擴張到公眾教育上。他們大都認為，除了繼續站在服務學術研究和學生的立場，對不同觀眾進行教育也是大學博物館的社會責任，這些說法並且強調博物館教育的延伸性(outreach)和對象的多元化(例如 Douglas Sharon, 2006:117-8)。這種說法本文認為是一種改革，但裡面卻也隱藏著一種危機：有關公共教育，和指涉特殊知識體系的研究教學，這兩者的分裂。公共教育與展示被視為外部，研究教學則被視為內部，兩者雖有一定的聯繫，但目標和對象被視為不同，也因此有著不同的實踐和規則。

論化，結合大學和博物館的活動並非不可能。大學博物館，因此並不一定只能是校園中另一棟縮小版的、供人參觀的公立博物館所，它可以和社會上其他類型的博物館互補或競合，發揮前述四個綱要所揭櫫的社會責任。

定義博物館的社會責任並沒有教條可循，它有眾多的可能性和進路，沒有固定的程序或規則，所有博物館都有機會探索什麼最適合它們。但本文的立場是，博物館最基本前提在於：它們必須具備解決公眾問題的意願和能力。博物館的社會責任應該是一種介入當代社會的態度，旨在透過博物館過程，促進民眾對社會議題的認識及培養他們介入的能力，博物館因此而作為一個改變社會，或調節社會敏感議題的代理人(agent)。對大學博物館而言，大學裡具有各種專門知識的老師及學生，將是進行這項工作最重要的資源。博物館可以和老師、學生、社區，不同社會團體等，利用博物館方法活化藏品，並且一同討論、學習、尋求對問題的意見與答案。博物館應該成爲一個提出問題的機構，大學博物館的工作，主要就像是一種黏著劑，在這個學習回答問題的過程裡，將相關的資源、人力、技術和知識整合在一個個展示案或教育計畫裡。

一棟棟穿插在大學校園中、或向外溢出到社區裡的大學博物館，因此是大學向社會延伸的尖兵，它們不是表現特殊品味或充滿嚙語的空間，而該像是一座座工作坊、或師生的實習工廠。大學博物館群邀請不同團體與社區共同營造這個空間，打開校園象牙塔，讓社會大眾知道他們的想法，在這裡，不同的社會價值匯集，另類的社會想法和秩序有機會向社會表達。大學博物館在這個意義上，因此是面鏡子，它藉由博物館活動讓社會看到自身，並且透過具有反思性的社會行動者，調整社會結構的機制，和進行不同社會的想像。

## 參考文獻

- 王嵩山，1992，〈文化傳譯：博物館與常民文化〉，《文化傳譯：博物館與人類學想像》（台北：稻香出版社），頁 15-36。
- 夏鑄九，1995，〈文化資產、古蹟保存與社區參與的展望〉，《文化資產、古蹟保存與社區參與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張譽騰，1996，〈大學博物館的使命與功能〉，《博物館學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頁 17-22。
- 黃旭，1994，〈地方博物館的展示策略：蘭陽博物館展示策略題綱〉，《博物館學季刊》第 8 卷第 1 期，頁 87-96。
- 黃旭，1999，〈博物館與城市：結構化的倫敦觀光之旅〉，《中央日報》2 月 12 日。
- 黃旭，1999，〈被擄掠的身體：崔西的雙人床〉，《當代》148 期，頁 78-87。

- 漢寶德，1995，《博物館談片》(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漢寶德，2000，《博物館管裡》(台北：田園城市文化)。
- Alexander, E. P. (1979) *Museum in Motion*, Nashvill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 Bennett, T. (1988) 'Museums and "the people"', in R. Lumley (ed.) *The Museum Time-Machine: Putting cultures on displa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63-86.
- Bennett, T.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 Bennett, T. (1998) 'Speaking to the eyes - Museums, legibility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S. Macdonald (ed.)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 Museums, Scienc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5-35.
- Cameron, F. (2007) 'Moral lessons and reforming agendas: history museums, science museums, contentious topics and contemporary societies', in S. J. Knell, S. MacLeod & S. Watson (eds.) *Museum Revolutions: How museums change and are changed*, Abingdon: Routledge, 330-42.
- Conaty, G.T. & Carter, B. (2005) 'Our story in Our Words: Diversity and Equality in the Glenbow Museum', in R.R. Janes & G.T. Conaty (eds.) *Looking Reality in the Ey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43-58.
- Coombes, A.E. (1988) 'Museums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Oxford Art Journal*, 11(2): 57-68.
- Duncan, C. & Wallach, A. (1980) 'The universal survey museum', *Art History*, 3(4): 448-69.
- Duncan, C. (1995) *Civilizing Rituals -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 London: Routledge.
- Fleming, D. (2002) 'Positioning the museum for social inclusion', in R. Sandell (ed.) *Museum, Society,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13-24.
- Forgan, S. (1994) 'The Architecture of Display: Museums, Universities and Obje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History of Science*, 32(96): 139-62.
- Foucault, M. (1985)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in N. Leach (ed.) (1997) *Rethinking Architecture: 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350-6.
- Fuller, N.J. (1992) 'The Museum as a Vehicle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Ak-Chin Indian Community Ecomuseum Project' in I. Karp, C. Mullen Kreamer & S.D. Lavine (ed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327-56.
- Fyfe, G. (1996) 'A Trojan Horse at the Tate: theorizing the museum as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S. Macdonald and G.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Blackwell, 203-28.
- Gallant, M. & Kydd, G. (2005) 'Engaging Young Minds and Spirits: The Glenbow Museum School', in R. R. Janes & G. T. Conaty (eds.) *Looking Reality in the Ey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71-84.
- Golinski, J. (1998)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hap. 3: The Place of P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9-102.
- Hein, G.E. (2001) 'Constructivism: More than Meaning Making', *Museological Review*, 7: 153-76.
- Hetherington, K. (1996) 'The utopics of social ordering: Stonehenge as a museum without walls', in S. Macdonald and G.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London: Blackwell, 153-76.
- Hetherington, K. (1997) *The Badlands of Modernity - Heterotopia and Social Ordering*, London: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 (1994) 'Museum education', in E. Hooper-Greenhill (ed.)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229-57.
- Hooper-Greenhill, E. (2000)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 (2006) 'The Power of Museum Pedagogy', in H.H. Genoways (ed.) *Museum Philosoph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ltamira Press, 235-46.
- Hooper-Greenhill, E. (2007) 'Education, postmodernity and the museum', in S.J. Knell, S. MacLeod & S. Watson (eds.) *Museum Revolutions: How museums change and are changed*, Abingdon: Routledge, 367-77.
- Huang, H. (2007) 'Scopic Regime and Organised Walking: A Typological Study on the Modern Museum', London: *Opticon* 1826 1(2): 46-60.
- Huang, H. (2008) 'The mapping of knowledge in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Richard Owen's naturalistic ideas and the spatial layout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Taichung: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in press).
- Janes, R. R. & Conaty, G. T. (2005) 'Introduction', in R. R. Janes & G. T. Conaty (eds.) *Looking Reality in the Ey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1-18.

- Jordanova, L. (1989) 'Objects of Knowledg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Museums', in P. Vergo (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2-40.
- Karp, I. (1992)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in I. Karp, C. Mullen Kreamer & S.D. Lavine (ed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17.
- Lavine, S.D. & Karp, I. (1991) 'Museums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I. Karp & S. D.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e/Cambridge University, 1-10.
- Lavine, S.D. (1992) 'Audience, Ownership, and Authority: Designing Relations between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in I. Karp, C. Mullen Kreamer & S.D. Lavine (ed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37-57.
- Lindauer, M.A. (2007) 'Critical museum pedagogy and exhibition development: a conceptual first step', in S.J. Knell, S. MacLeod & S. Watson (eds.) *Museum Revolutions: How museums change and are changed*, Abingdon: Routledge, 303-14.
- Macdonald, S. & Fyfe, G. (eds.) (1996)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Blackwell.
- Macdonald, S. (1998) 'Supermarket science? Consumers a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S. Macdonald (ed.)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 Museums, Scienc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18-38.
- Pickstone, J.V. (1994) 'Museological Science? The Place of the Analytical/Comparative in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History of Science*, 32: 111-38.
- Pickstone, J.V. (2000) *Ways of knowing: A new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Sandell, R. (2002) 'Museums and the combating of social inequality: roles, responsibilities, resistance', in R. Sandell (ed.)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3-23.
- Sandell, R. (2005) 'Constructing and communicating equality: the social agency of museum space', in S. MacLeod (ed.) *Reshaping Museum Space: architecture, design, exhibitions*. London: Routledge, 185-202.
- Sharon, D. (2006) 'Renewing the Social Contract at Berkeley', in H.H. Genoways (ed.) *Museum Philosoph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ltamira Press, 117-26.

- Solinger, J. W. (1990) '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Choices', in J. W. Solinger (ed.) *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New Paths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6.
- Vergo, P. (ed.) (1989)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 Walsh, K. (1992)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 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Witcomb, A. (2003) *Re-Imagining the Museum: Beyond the Mausoleum*, London: Routledge.
- Yanni, C. (1999) *Natur's Museums - Victorian Science & the Architecture of Display*,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